



# 结缘《陕西交通报》

■ 彭睿昕



## 岁月留痕

### 捉知了

■ 任媛媛

耳边不时传来知了的阵阵叫声，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太讨厌，我却觉得无蝉鸣不夏日。回忆童年往事恍如昨日，点点滴滴，历历在目，童趣如泉般涌上心头，捉知了成为了一个难忘的童梦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呱呱的知了曾让我感受到了别样的快乐。

最让人欲罢不能的当然要数捉知了的幼虫——知了猴。知了猴美味胜蟹，似鸡非鸡，最是让人垂涎欲滴，傍晚时分，知了猴会从洞里钻出来，爬上树完成蜕变好繁衍下一代。我们这一帮熊孩子，三五成群去捉知了猴。一个盛了半桶水的小桶，一把手电外加一双手就是我们捉知了猴的全部家当。我们先围着树下那圆圆的小洞掏——知了猴的洞圆圆的，浅浅的，顺着洞口往下看，你会看见它黑黑的眼睛和鼻孔。这时，只要拿上一根小棍往洞里一塞，知了猴立马伸出钳子牢牢夹住小棍，轻轻一提，它便被我们收归囊中。这样易得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大多数知了猴的洞已是蝉去洞空，我们不气馁，自有将它们收归囊中的方法。

须知，刚从洞里出来的知了猴爬树是爬不了多高的，只爬到了树腰，这个高度对我们这些小屁孩刚刚好。我们用手电一棵树一棵树地寻觅，幸运时，一棵树会有两三个。常常是一个晚上下来，我们的小桶里泡了大半桶，看着它们乌泱泱一片，你推我挤，你钳我夹想往外溜的样子，还真是可爱。回到家，将它们淘洗干净，为防止蜕变，将它们泡在洒了盐的水里，第二天，餐桌上那一盘又黄又亮、又香又脆的油炸知了猴成了最吸引人

邂逅《陕西交通报》，是在十几年前一个冬日的午后。

2007年2月，我背上简单的行囊，到西禹分公司阎良管理所去报道，走进那座小小的岗亭，与那乌黑沉稳的路面朝夕为伴，我成了一名陕西交通人。

到岗伊始，因着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语言习惯到工作方式，或多或少的，我都和其他同事有些“格格不入”。因着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流，所以，工作上最开始进展也不是很顺利。那段时间，我的心境老是灰蒙蒙的，就像山间蒸腾的云雾。加之背井离乡异地求职，一丝孤独感便如影随形，始终缭绕心头。

源自于孤独，我喜欢上了阅读。单位一楼有个阅览室，在那段徘徊的日子里，我把自己沉浸在文字的世界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陕西交通报》，在那厚厚的一摞报纸里，我寻得了行业价值认同，看到了工作的终极意义。在对报纸的阅读里，那些文字化为暖流，消弭了我心理上的落差，慰藉了我焦躁的内心，形成了我生命中一段美丽的相遇。

结缘《陕西交通报》，是在以后始终相伴的日子里。

邮递员每隔几天就会送来新发行的报纸，而几年下来，我已经习惯了邮差老陈从电动车上下下来随之而来的那声“报纸啦”。在那近于吆喝的音调

中，几张新刊印的《陕西交通报》便在手间散发着新鲜油墨的气味，那些气味沿着时间长轴不断伸展，光阴便在文字的浸润里鲜活明丽起来。

2012年9月，我回老家陪妻子一起去看望了正居于大姑家的奶奶，闲聊之间发现奶奶竟一直记着我们几个月以前随口说过“再次看望她”的话语，不禁感受到了老人孤独的心境。10月底，我和妻一起去罗川看望外公外婆，谈话间提起小姨，外婆说她其实二十几天之前才来过，可是，却感觉已经过去了许久许久。在外婆那里，对于时间的感受因为心境的寂寥而无限被拉长，让我们更加心生喟叹。待临走送别，我们离开那座小小的青砖瓦房，一段路之后无意间回首，蓦然发现外婆还是站在原地，依旧保持着送我们走时的姿态和神情，刹那间，一种情绪瞬间就击中了我。记忆重被唤醒，我好似看到了母亲，看到了暮日之下那昏黄的背景里母亲送别我时的情景，感慨之中，我如鲠在喉，一种极为迫切的倾诉欲从心中升腾。文章题目未定，而感情的波澜便倾注笔端，方格稿纸之上，一篇满含歉疚的散文便被书写了出来。

我把这篇文字投给了视同朋友的《陕西交通报》。本想着被情绪左右之下落笔多有偏颇，简单的文字不大合人编辑的“法眼”。然而，令我意外的是，几天后报纸副刊以《谈“尽孝”》为题给

予了发表。看着那一行行变成铅字的文章，我的内心澎湃激荡，着实激动了许久。

木讷内向的我就这样找到了感情的出口。以文字为载体，一种“挚友难得，向善而交”的感受在心中越来越强烈，那种独属于文字细腻而深刻的生命体验被《陕西交通报》激活开来，他为我打开了一扇心门，点亮了一盏心灯。

从此，《陕西交通报》便入了我的生命。

我向他分享着我的经历，置身街坊酒肆，共同去体味一座城市；我向他诉说着我的幽思，走进历史遗存，去探寻一段尘封的往事。我书写着我的故乡，在《诗经》的句子想念那座小城；我记录下我的感悟，在反思与追忆里关照生命的历程……十几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我由青涩转成熟，由单纯变得丰富，在一篇篇文字由电子文档到铅字发表的交互里，《陕西交通报》记录了我的落寞，见证了 my 的飞扬。在无言而长久的陪伴里，《陕西交通报》和我一起行稳致远，与我同向趋于圆满。

如果说被激活的文字让我有了更为强劲的内生的动力，那么，阅读《陕西交通报》，与其他文字，其他作者遥相相交便让我有了更为宽阔的视野，体味到了生命历程中不同于其他的更为深远的幸福。

读《幸福在路上》，我品味到了蒲力民三年知青经历中那段由于“路不通、路不畅”而“吃尽了苦头”的艰涩；读《你让我荡气回肠》，我听到了陈忠实在《华夏龙脉》雕塑前对“富于创造性”的“无坚不摧”的交通人由衷的赞叹……我看到了在春光明媚中郝娟子不遗余力地绽放，“把自己成长为一颗开花的树”；也品味到了在故乡“浓浓春的气息”中宁颖芳把诗和入米酒，用“遥遥的家的温暖”“把我们灌醉”……结缘《陕西交通报》，我看到了行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藉由文字，感受到了满满的诗意，看到了交通人的远方，触摸到了生命最为真实、最为强烈的律动。

有人说：最能磨灭一个人精神的，莫过于在平淡的工作与生活中逐渐丧失了对于美好的感受。结缘《陕西交通报》，我看到了陕西交通人那朴实的底色，更在一篇篇文字的交汇里，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美好而有趣的灵魂：他们就像洒落大地的星辰一般闪烁在三秦大地的各个地方，同我一样，正在平淡中奔赴美好，奔向心中那灿若星河的美好希望。

三十而立，风华正茂。三十荣光，伴我成长。感谢《陕西交通报》这么多年来陪伴。羁旅长堪醉，文字有温暖。祝福《陕西交通报》越办越好！

(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

## 诗意人生

### 秋的思念 (外一首) 文 / 李锦

时光不停歇的脚步  
带你把春夏的美景收藏  
秋日的愁绪  
却丝丝缕缕 如雨累积  
追忆，是一曲没有激情的歌  
摇曳在河边的花海里  
而你却与沉醉擦肩而过  
陷入淤泥的征程里  
秋日宁静的夜晚  
思绪飞扬 我想放下行囊  
清理行囊 换上行装  
用一场雨的奔跑  
去唤醒花丛里的笑  
载满了沉甸甸的思念和远方  
那些不经意的回眸  
是时光里的守望  
把你的影子嵌入拙劣的诗行

秋天，一场淋漓的雨  
是千万颗心底深处的泪滴  
我不得不承认  
窗外的明艳正离我远去  
我已回不到20年前的自己  
若时光有爱  
请让我在秋雨里发呆  
看窗外那一片云海

而我  
必须是一株挺立的红枫  
用秋的渲染把坎坷抚平  
让心底的光永恒



图 / 向晖



## 梦里桂香

■ 史诗涵 (七年级)

朦胧中，又是农历八月，校园里该金桂飘香了吧？怡人的花香是闻不到了，不是因为今年花晚开了，而是花开之时我未曾见了。

走在小路上，看着那五颜六色的花，眼前便浮现出一幅又一幅难忘的瞬间，就如照片一样，印在脑海中。抬头望去，是一片蔚蓝的天，眼湿润了，泪涌上了，却流不下来，可能是因为思太深了，牵绊在校园里，香味又向我袭来。是花香，若不是桂花，那又是什么呢？一想到桂花，鼻尖一酸，泪奔出来，咸咸的、苦苦的，正是我这时的心情。

心在海中徜徉，情在心中徘徊，思在念中彷徨……桂是一种美好而又低调的植物，有时气味过于甜腻，有时令人心旷神怡。一抹淡淡的黄晕，寄托着我浓浓的怀念，勾起美好的回忆，满是校园经历的点点滴滴。抬头看，发现天很蓝，需要细品；水很清，需要保护；草很绿，需要陪伴；心很静，需要呵护……这桂真香啊，饱含着回忆和怀念！

桂总在秋季开学时绽放，依稀记得一年级入学时，我踏着桂香，懵懵懂懂走进校园；二年级，闻着桂香，三三两两笑着、闹着冲进校园；三、四年级，迎着桂香，快乐地奔入校园；五年级，理解了桂的寓意，念着桂香，听着鸟鸣自信地跨入校园；六年级了，抚过校园的一草一木，思着桂香，恋恋不舍地含着泪花、含着泪水，告别母校……

或许时光不断影响着记忆，会淡忘、会铭记；有难忘、有伤痛。比如在林间、小路、海边、沙滩，或许我们去过，或许未曾离开，但心总在梦中飞翔，梦总写着诗和远方。

醒来，枕边幽幽的桂花香，又勾出我的泪来。

(小作者系陕西高速公路电子收费公司职工子弟)



## 生活笔记

### 村里的自乐班

■ 高涛

十多年前，父亲从教师岗位退休回到村里，母亲也因年纪大辞去了村里的保洁员，他们两人和几个闲赋老人，一来二去衍生出一个小小的秦腔自乐班。

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张家村秦腔文化氛围浓厚，一招呼，竟有近十几位秦腔迷迷，三、四个能伴奏的班底。短短三、五个月，简易的秦腔自乐班里，各种行当齐全，板胡、二胡、甚至柳琴都有人能弹奏，且技艺日趋熟练；有的老人是年轻时爱好，后来养家糊口抛在一边，现在重拿出旧家伙什，上手忒快；有的人有音乐细胞，习练时间虽不长，但也能凑合搭班子；更让人吃惊的是，几个演唱者认真哼练，可唱《周仁回府》折子戏；班子里还有个年轻小伙，白天是送水工，晚上来敲锣，还会打板。他右手拿、拇指捏住一根筷子粗细的木棍，有节奏地敲击小铜锣，富有腔调还自带节奏感；将小木棍往头上一举，乐手们便挺起腰身端坐，弓弦张开，小木棍一敲，“铿铿、锵锵”地开始演奏。

也许是性格与年龄的原因，我不喜欢慢腾腾的秦腔唱腔，虽然看过几眼戏词，但仍然是音乐盲，对自乐班只能大概理解，所谓自乐，即

自己给自己找乐子。父母亲和老人们却乐此不疲。不仅约定每周一、四晚上去大队部活动，还凑份子添置了戏服。他们动用社会关系，申请村镇和文化部门赞助了一套上万元的音响设备，以及一面牛皮大鼓和十几面铜钹儿。小小自乐班里又自带了锣鼓队、秧歌队、广场舞，活动精彩纷呈，每晚排练时，经常吸引附近二、三十名村民前来观看。

特别农历春节前后，自乐班白天挨家挨户敲锣打鼓送热闹，爱好的主人封不封红包无所谓，就图个过年气氛；晚上，自乐班在大队部会议室举办文艺汇演，连年轻人都放下麻将不打了，酒也不喝了，牵段子不讲了，赶来听戏、跳舞、抡起鼓槌，敲几下锣鼓，村里风气好许多。让人不由得感叹，个人喜好的自乐班，变成了大伙儿的爱好事，还有教化的高级功能，自动挤压了“低俗”的空间。看来，快乐也能传递。

原以为，这样就蛮好，人年纪大了，有个自娱自乐且健康的晚年生活。不承想，更精彩还在后面。

随着自乐班的影响，村里红白喜事，不请

自到前去助阵演出。一般演出时长一个半小时左右。台上穿衣挂服，举手投足，有板有眼，唱到高潮处，能听见台下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开始，自乐班仅在张家村各小组出演，主人送包烟，管顿饭，渲染个过事的气氛，慢慢地，自乐班小有名气，周边十里八乡的村民，过事都要来邀请。条件好些的主人家，发个最大的微信红包，为吉利图个喜庆。这让自乐班的班头来了劲，顺势将自乐班重新建组成高陵县秦腔协会，拢共几十位骨干成员，发展会员近百人，成了些气候，文化行业变成了农村产业，真的是让人没有想到。

更没有想到的是，今年区上举办“献礼二十大·秦之声”群众秦腔大赛。大伙儿一听，踊跃报名参加，精心排练节目，上台表演一路过关斩将。初赛+决赛，台下观众还进行手机线上投票，评选自己心中的“唱将名角”。一时间，流火的七月，县城大小广场上，秦腔声盖过了流行歌曲，公园街角总能听见二胡声，竟掀起了一股秦腔热潮。

秦腔，在关中白菜心的高陵，本就是起根发苗的大本营，也无疑是群众最喜欢的剧目，没有之一。大赛台上，冒出了许多秦腔少儿新

秀，这让台下的戏迷们心中暗自高兴——秦腔后继有人！而捧回大奖的几位名角，带领着后来参加协会的爱好者，认真练习，从不懈怠也无骄傲。他们练习得很投入，从声腔到姿势，从气息到节奏，毫不马虎，也从无缺席。看得出，每个人都是从骨子里热爱秦腔的。

父亲在乐队里拉二胡，母亲的拿手戏是《周仁回府》。两人在秦腔表演和演奏上，延续了一辈子好为人师的职业习惯，经常与大伙儿探讨节奏、旋律如何合拍，动作怎样优美。有时为了弄清一个小问题，还专门跑到“老年大学”请教。偶尔也会结伴去西安易俗社学习充电，自掏腰包为协会维修设备，遇到点互怨的人和不太愉快的事，他们总是哈哈一笑，淡然处之。时间长了，人品自高。村里的红白喜事，两人身兼数职，一会儿当账房先生，一会儿客串司仪主持，一会儿台上演唱伴奏，台前幕后，虽然忙碌，却秩序井然且快乐有为。

自乐班在农村自娱自乐，秦腔在农村生根发芽，本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老年人的生活有乐有为，要我说，这也是再好不过的事。